

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。

兄长左宗植高中解元，左宗棠只考了第18名。此后两兄弟多次进京会试，均不第——左宗棠后来成了收复新疆的晚清名臣，可见考试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，古今皆然。

科举录和那些“周边”

古代没有学信网，考上了怎么证明？天一阁博物院藏着一批宝贝——379种明代科举录，年代从洪武四年明王朝首次科举一直延伸到崇祯年间，其中90%以上是海内孤本。最珍贵的是一本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——目前存世最早的科举文献实物，记录着明朝第一次科举考了些什么人、什么题、什么文章。在这些科举录中还能找到王阳明、张居正、海瑞这些大咖的名字——原来这些名垂青史的人物，当年也是从考场里一步一步爬上来的。

科举的影响力，远远超出了考场。它甚至变成了一种“桌游”。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藏有一套明末的“象牙状元筹”——用象牙或兽骨做成筹条，上面刻着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、进士等功名，每根筹条下面标着不同的“注数”。玩家掷骰子，按点数赢取不同功名的筹条，谁最后“当的官大”谁赢。除夕，老百姓围在一起玩状元筹，

不是，谁让你们把它留下来的？——交白卷的罗德倬灵魂发问。



本周博物

中国科举博物馆的贡院

古人就是在这样狭小的格子间里，为自己搏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白天坐着答卷，晚上把答题的小桌板一翻，和座位拼成一张小床铺，就这么和衣而卧了。



既图个乐子，也是讨个好彩头。和另一款桌游《升官图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；如果还是没概念，《大富翁》你总该玩过吧？对啦，这就是古代高考版的《大富翁》。

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周边是“天子门生门额”。中国科举博物馆收藏的石刻门额，边框刻满龙纹，上端还有一个立体龙头。它是明朝进士第四名蔡肱明的后代为他修造的。在科举时代，殿试中选的人，名义上的主考官是皇帝本人，所以都自称“天子门生”。把这四个字刻在门楣上，不亚于今天在小区门口拉一条“热烈祝贺本小区某某某考上清华北大”的横幅。本来是挺喜庆荣耀的一件事，但想起这一门额是明亡后蔡肱明以死殉国、后代为纪念他所建，不由得令人感而慨之。

放眼古今，和科举相关的周边远不止这几样。绵竹年画里就有《魁星点斗》《状元及第》这类题材，家家户户过年贴一张，盼着家里读书的孩子来年高中。科举虽然1905年就废了，但“金榜题名”这四个字，到今天还是随处可见且让我这个高考家长喜闻乐见的好彩头。

想一想赵秉忠的状元卷，再看一看进考场孩子，忽然觉得时间好像也没那么远。纸从宣纸变成了答题卡，笔从毛笔换成了2B铅笔，可那份手心出汗的紧张、全家翘首的期盼，一千多年来，几乎没变过。有些东西，大概就是这样一辈辈传下来的。民